

台湾最 In 言情季——

为什么是我

于晴 作品

老天整她，赐给她不算太好的外在条件，
指定她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里的一个……
却又为什么附赠了一个能看不能吃的俊秀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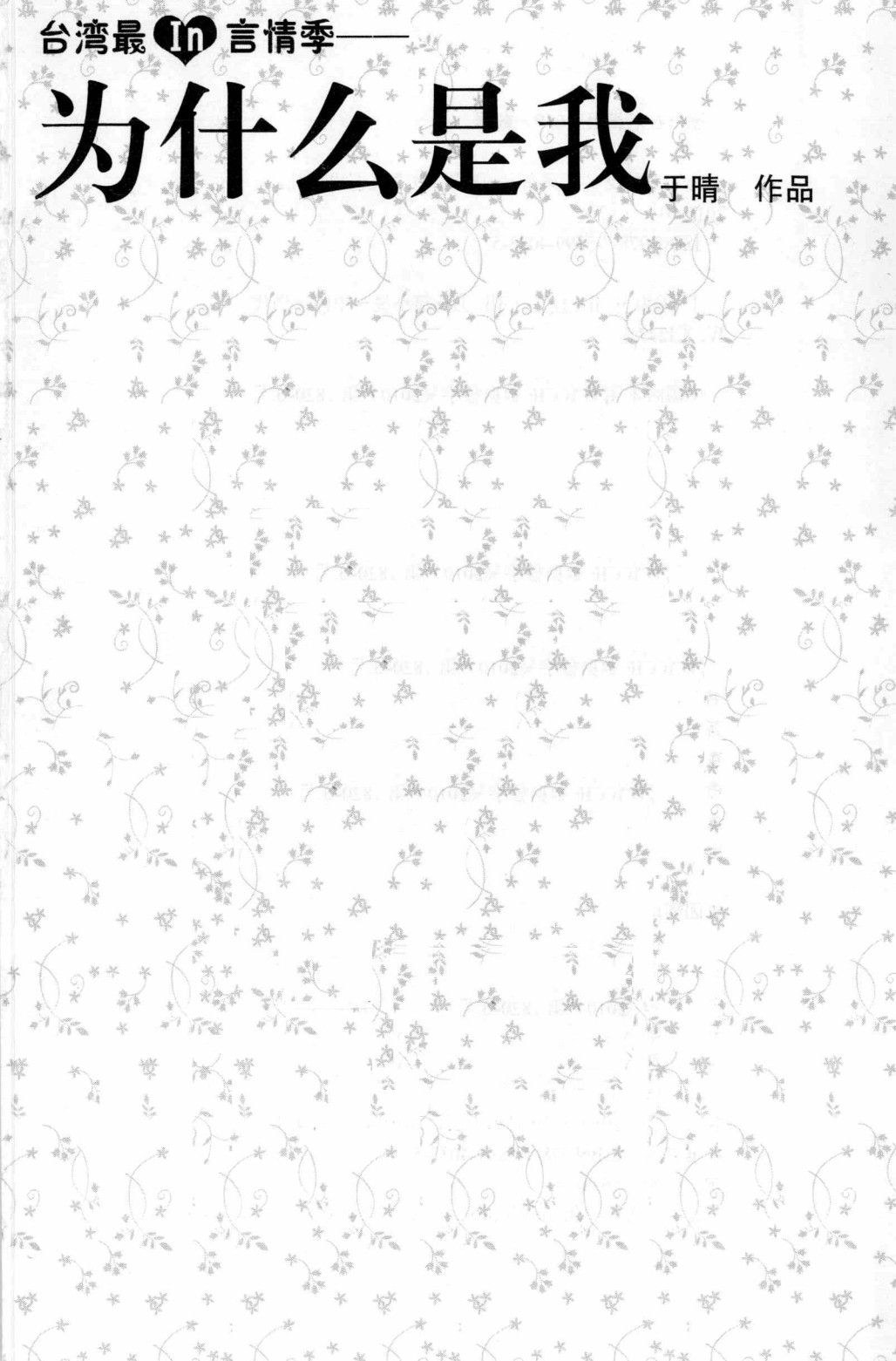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台湾最  言情季——

为什么是我

于晴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是我 / 于晴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99-4033-5

I. ①为…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043 号

书 名 为什么是我
著 者 于 晴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姜圣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6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33-5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于晴

楔子之一——娇娇与爸爸

小演员们在台下的掌声中，开心的走进后台。

走在最后的是一株小枯树。因为她四肢贴了很多绿须须，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她穿着土黄色的雨衣，头上扎了高高的绿帽，帽子上也有许多细细长长的树须，几乎遮住她有点小方正的小嫩脸。

“娇娇，娇娇看这里！”闪光灯猛闪，柯爸爸为了今天，特地花大钱买数码相机。

她闷闷地撇开头，正好看见饰演小公主跟小王子的同学在其他小演员的簇拥下接受老师们的赞美。

“我最可爱的娇娇公主怎么了？是不是肚子饿了？”柯爸爸笑眯眯地，偷偷捕捉他可爱女儿扁着小嘴的样子。

哎啊啊，他的女儿怎么这么可爱呢！

“爸爸骗人！”她委屈地哭了。“爸爸你骗人！说娇娇是漂亮的小公主！”她不敢放大声哭，怕被同学笑，只能生气地用长满须须的

小脚踹爸爸。

她踹得太用力，重心不稳，小枯树往后跌去。

柯爸爸马上把这株小枯树抱入怀，哄道：

“娇娇本来就是最漂亮的小公主嘛。”

“爸爸你最讨厌了，都一直骗我！”她生气地拿须须猛打他的脸。

“大家都说，我跟爸爸一样不好看，我的肚肚跟你一样凸，我的头以后也会跟你一样光光。爸爸，你不是说没有头发才是王子吗？”

柯爸爸横眉竖眼，故意凶巴巴地问：

“是谁说爸爸不好看！叫他出来跟爸爸单挑！”语气一转，“娇娇也觉得爸爸长得很丑吗？”

她扁着小嘴，又撇过头去。

都是爸爸骗她，让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女生，害她去跟老师抗议选错角色了，害她还被那些臭男生笑丑青蛙也想当小公主！

原来她跟爸爸都很丑很像丑青蛙！

她最讨厌爸爸了！

她头上的帽子被爸爸拿走，她还是不肯回头。

“娇娇，娇娇……”

就算爸爸撒娇也不要原谅他，都是他，害她变成小青蛙！

“娇娇，娇娇，看爸爸一眼嘛，好嘛好嘛……”

她终于忍不住，大眼珠偷偷转向爸爸那头。

柯爸爸戴着小绿树的帽子，树须只能垂到他的眉毛上。明明是一颗大光头，戴上小孩子的帽子，让她忍不住想噗噗笑出声。

“在娇娇的眼里，爸爸是不是最好看的白马王子呢？”柯爸爸挤眉弄眼。

“……”她闭着嘴。

柯爸爸一脸受伤，抱怨：

“难道，在娇娇眼里，爸爸不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在爸爸眼里，娇娇是最可爱的小公主哦！”

她又偷看那个饰演小公主的女同学。原来美丽的公主都长那样，跟她都不像……她扁着红红的小嘴窝进爸爸怀里。

“……我最讨厌爸爸了……我要吃炸鸡，一桶都是我的，爸爸不能跟我抢。”她开出条件。

柯爸爸眉开眼笑，立即把她抱在臂上，一只手拿着相机举得高高的，说：“马上冲去吃，娇娇一桶，爸爸一桶，比赛看谁吃得快来，娇娇，笑一个！”

她心不甘情不愿地露出白糖般的小牙齿。

“好，来照一个——”

柯爸爸按下快门的刹那，柯娇娇立刻鼓起脸，再用须须用力打了爸爸一下泄恨。她决定要吃炸鸡，照样嫌爸爸！

在角落里，一名小学导师抹着嘴角目送这对父女离去。

“嘶……”他一脸疑惑，但又难以控制唾液的分泌。

“明明柯娇娇长得很可爱啊，怎么当不上小公主呢？”老师们投票，只有一票投给柯娇娇，而那一票就是他投的。

柯娇娇真的很可爱啊，怎么会只演一株连台词都没有的小树？世人有没有眼光啊！

他完全无法理解其他老师的想法！

楔子之二——娇娇的灵异经历

柯娇娇今年十七岁，一点恋父情结也没有。

真的，她可以用她项上国字脸的人头发誓。

所以，她很欢乐地送爸爸出阁了，不，是很诚心诚意的恭喜爸爸觅得佳缘。为了让嫁入门的朱阿姨真切的体会继女所释放的高浓度善意，她在婚宴里尽心尽力当个小招待，虽然不是漂亮的小招待，但肯定是最逗趣的小招待。

也因此，在八月里的饭店冷气里，她有点中暑了。

她撑到喜宴结束，然后直接回饭店房里睡大觉。

她累到根本无力脱下喜宴小洋装，直接躺向柔软的床铺。

意识虚飘飘的，她想她很快就能睡得跟死猪一样，今天连口菜都没有空吃，不知道能不能让她的肉肉脸消减一点。

朱阿姨的亲戚以为她没注意到，每当她转头时，那些人总是充满怨念地偷看她。

拜托，她看起来像是会很虐待新妈妈的继女吗？她已经够讨

好朱阿姨了，就怕美丽的朱阿姨不要爸爸。

她对爸爸够义气，爸爸该感激涕零。

都三十七岁的大男人，虽然个头高，但早就光头，啤酒肚也出来了，加上不好看的国字脸，她怎么也想不透，小鸟身材的朱阿姨怎么会喜欢上爸爸？

她的心思很快地转向中午喜宴的另一波高潮。

高潮的开端，是一名年轻男人入席。那男人姿容姣好到连她都赞叹他投胎投得好，才能遗传到这么好看的五官。

不只五官好，就连皮肤也光滑到不像一般男人那种坑坑巴巴粗糙的样子。该怎么说呢？

如果说，她给人的感觉是像青蛙一样的长相，那男人给她的感觉，就像是山涧里清静不受污染的泉水，怎么看都不像是俗世里的人吧——当然，很不幸地，他就在俗世里，供人观看。

眼睛就是用来欣赏美丽的人事物，她也不例外。她记得他姓薛，似乎是阿姨家族里的重要人物，她趁空休息的时候故意坐在他那桌。

想来就有点脸红啊！想她十七年来哪来这么美的艳遇……不过，她有自知之明，美人仅供欣赏，她给它小小小小的意淫一下就好，其他的不敢想。

他身上还有好闻的味道呢，可惜坐没五分钟她又得去忙，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谁知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真是有点小遗憾。

她趴在床上，胸前一阵阵发烫，额间也是微微地在痛着，但她累得提不起精神来。

完了，她就知道要感冒了……

宁静的眼里一片艳火铺天盖地地袭来，仿佛有人忽然拿着一匹赤红色的血布遮住她的双眼。

鬼压床？

见鬼了！

她拼命想张开眼，无奈她眼珠子东转西转，就是无法挣脱那触目惊心的色彩。

不怕不怕，小小鬼压床，是她太累了，放松放松。

似梦似醒间，她“感觉”到她在没有尽头的血海里走动。

血海流不完，她所经之处，虽如摩西分红海，但不管她怎么前进，放眼所及还是绵绵不尽的血色。

她隐隐觉得不对劲，自己就像是勇猛的摩西，走到哪儿那里的红海立即分开一条小道。

……这真是鬼压床吗？她连血的味道都能闻到啊！

她开始发起抖。

快醒来快醒来，只能看见红色令她心情开始焦躁恐慌。她自认平常最遗憾的就是有点像青蛙的大脸，但她相信她这种小小的遗憾绝不会导致压力沉重到梦里发泄……干嘛啊，有必要让自己变摩西来发泄吗？

这饭店，真的有鬼吧？男鬼？女鬼？洋鬼，还是东方鬼？

爸爸！爸爸你快来！

她拼了命的想动弹，但力不从心，能活动的只有梦里的自己！

梦中的自己仿佛走了好几个小时，让她都要痛哭失声了，平常她连健行都懒得去，这样对她……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红海自四方逐渐剥离，在她的视野里，一栋栋富丽堂皇的古式建筑慢慢舒展开来。

她连一口气都还来不及喘，就见一名优雅的女人穿着汉式宫服，莲步移向前头金光闪闪的古厅。

这宫廷女人每踏出一步，地上就流上些许鲜血。

她心头猛地一颤，眉心间又有刺痛感。

她真的要哭了。

搞了半天，饭店里是一个古老的女鬼……要找她伸冤？找灵媒或者法医是不是有效一点？

她想要走回头路，但不知为何她被迫尾随前面的宫廷女人。

她又试着以跑百米的速度要越过那女人，可是她俩之间就像有人申请保护令一样，始终维持十步远的距离。

当宫廷女人走进古厅里时，她也只能皮皮剉地跟了进去。

一名红袍男子早就坐在矮榻上等着。

那男人，微垂着脸，目光并未抬起，嘴巴动了动，说道：

“陈娇皇后，你又来求指点了么？”

她傻眼。明明这男人嘴巴在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从头至尾，这伸冤梦是无声电影？

“……本宫把眼睛带来了，你既有本事，可一定要助本宫重得恩宠。”

连她站在这宫廷女人的背后，也能知道她在无声讲什么，柯娇娇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只希望，快点让她清醒，可不可以？

从小到大，她的日子都很平凡，她希望继续平凡下去，拜托！鬼压床找别人吧！

“眼睛？”红袍男人轻讶，终于抬起眼，瞟向宫廷女人的怀里。

柯娇娇傻眼，捂住嘴巴。

这个男人……山涧清静的泉水……她浑身汗毛起立致敬，白糖牙齿在颤抖撞击了。

怎么会是他呢？该不会这个泉水在喜宴离席后出祸事，所以回头缠上她？

那红袍男人轻蔑地望着宫廷女人怀里的东西，接着，他又仿佛察觉到柯娇娇的存在，目光微地瞟向她。

他面色有点疑惑，乌瞳轻眯，张口：

“你是谁？为什么有我的气息……”

忽地，他又及时回想到什么，迅速瞪回宫廷女人怀里的东西。

他脸色大动，猛然而起的同时，限制柯娇娇的力量也莫名消失。

柯娇娇本来就在死命挣扎了，桎梏一消逝，她不受控制踉跄跌到他的身边。

她直觉循着红袍男人的目光回头一看——

宫廷女人捧着一双血淋淋的眼珠！

“谁的眼睛？”红袍男人咆哮着，刹那间打破了无声的世界，一并解除她的鬼压床。

躺在床上的柯娇娇震动了一下，意识全数回到现实生活。

得救了！

她大口喘气，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这饭店真的有鬼！

她不管了，她要去隔壁闹新房，今晚她睡不着她也不让爸爸睡……

“娇娇……娇娇……”轻柔的声音在房里低低回响着。

“……”鬼压床还没结束？

一股冰冷冷的寒气自脚底窜上。她明明盖上被了好不好……

“娇娇真香呢……尝起来，一定比唐僧肉还好吃吧……”

“……”今晚她牙齿打斗的次数比十七年总结还多。

睡觉睡觉，鬼压床不怕，压完了就能清醒，所以她开始假装睡觉。眼不见为净，是她柯娇娇最新列入的座右铭。

“阿姨捱不住香气了……先给阿姨吃一口就好……一口就好……”

阿姨？她猛然睁开眼睛，一鼓作气掀起被子。

她的心跳，暂时停止了。

爸爸的新婚老婆、她的新妈妈，正在用非常不人类的姿势自床尾攀了上来。

现在是在玩惊声尖叫吗？

“娇娇醒了啊……”那个总是很美丽很和气很有妈妈味道的朱阿姨朝她笑着，完全不掩饰她的饥饿。

“阿姨……爸爸呢？”柯娇娇已经傻了。

“你爸爸睡得正熟呢。”

“……还有呼吸吗？”

“你这傻孩子怎么问这种话呢？”

那蠕动爬行的姿势非常像蜘蛛，不，更像一条吐信的毒蛇……爸爸，你真的还活着吗？还是我现在还在被鬼压床，只是自以为已经清醒了？

“阿姨第一次看见娇娇时，就很想疼疼娇娇呢，可惜一直有人

挡着……”那细长的舌头伸了伸，舔上娇娇光裸的手臂。

“阿姨……你被鬼附身了对不对？”她哽咽了，豆大的眼泪滚了出来。

“这里哪来的鬼？娇娇这么可口，吃了你的气一定元气百倍增加道行呢。”又舔一口，嘴角掩不住贪婪。

“……”一股阴凉凉的寒意自被舔上的部位钻进，直逼她的心脏。她开始缺氧了……

朱菊轻轻抚过她汗湿的脸，笑道：

“怎么了？满头大汗又这么僵硬？你不用怕，我又不会杀死你，等明天你就忘了……”

“阿姨，你梦游了吧？快回去，虽然我跟爸爸长得很像，但也不会让你认错，乖，回去睡。”她含泪道，自顾自地拉过棉被。“冷气太强，难怪一直噩梦，唉，我就说饭店有什么好嘛，睡觉睡觉。”硬是排除万难把阿姨推开，挤出一方之地蒙头大睡。

“娇娇……”

睡觉睡觉，没人在叫她，也没有人在拉她的棉被。

有人说长得愈抱歉的人愈健康，所以她一直都是头好壮壮，吃饱睡好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从来没有噩梦纪录。看来这一次，是她太在乎爸爸，所以潜意识里丑化阿姨才会产生这个噩梦。

阿姨，我对不起你，你一点也不变态，变态的是我这个继女。

“娇娇，你想学唐僧一样跟我装傻吗……谁？”

柯娇娇心一跳。现在又跳到哪一出？阿姨已经被她丑化了，难道下一个被丑化的对象换成爸爸？

“先生……先生不是回去了吗？”朱菊的声音微微发着颤，带着

些许卑躬屈膝。

先生？哪位？柯娇娇还是闭着眼当她的的小鸵鸟。

有人下了床，她激动到眼泪都喷出来了。感恩啊！不管来人是三太子还是门神，她都感激到明天一定到庙里拜拜，但现在她还是要继续闭着眼装睡。

“尝一口也不行吗？”朱阿姨恼羞成怒了，骂道，“反正一看她也知道她不是你要等的人，我吃她几口又有什么关系？再等下去，她的肉臭了气也脏了那就什么用处也没有了。其实你也想吃掉她吧？柯家的人，都有三只眼的保佑，那滋味多少带着三只眼的味道，比唐僧肉还好吃，你没被诱惑过，少装蒜了！”

现在她的肉很难吃，而且她今天还没洗澡，全身发臭，真的。

“……那，你要我去吃了你心爱的丈夫吗？他的味道虽早已消逝，但要吃，也不是不能。”那不含杂质的声音，清清冷冷，明显的威吓。

“先生！”

她等了又等，再也等不到任何声音。

丑化阿姨的梦结束了？

如果她够有种，就会张开眼睛看个仔细，但她蠢，就继续睡吧。

眼不见为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唐僧绝对与她无关，她牛羊鸡鸭全都吃，六根不净，阿弥陀佛，愿主保佑。

轻浅的呼吸声，自床边响起，几乎近在面前。

不是她的！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她屏气不敢动。

“你认为，”那清冷的声音，淡淡响起，像只给她听见般的轻柔，

“在一头熊面前装死逃避，真的是最佳逃生方法吗？”

“……”她继续装死。

“胆子这么小啊……”

她开始学打呼声。她睡着了。她睡着了……

“你才几岁，就已经有这么污浊的气了，比起你祖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趁这种气没有覆住你的眼睛前，快结婚生个孩子吧。”

凉丝丝的指头抵住她的眉心。

她大气不敢喘。

“今晚你将会忘记一切，这样子你会好过点。”

清冽的气息与朱阿姨的阴寒有些相异，这股清气直窜她的脑门，她的意识顿时搅成一团烂糊。

紧跟着，她的世界寂静了，再也没有其他人了。